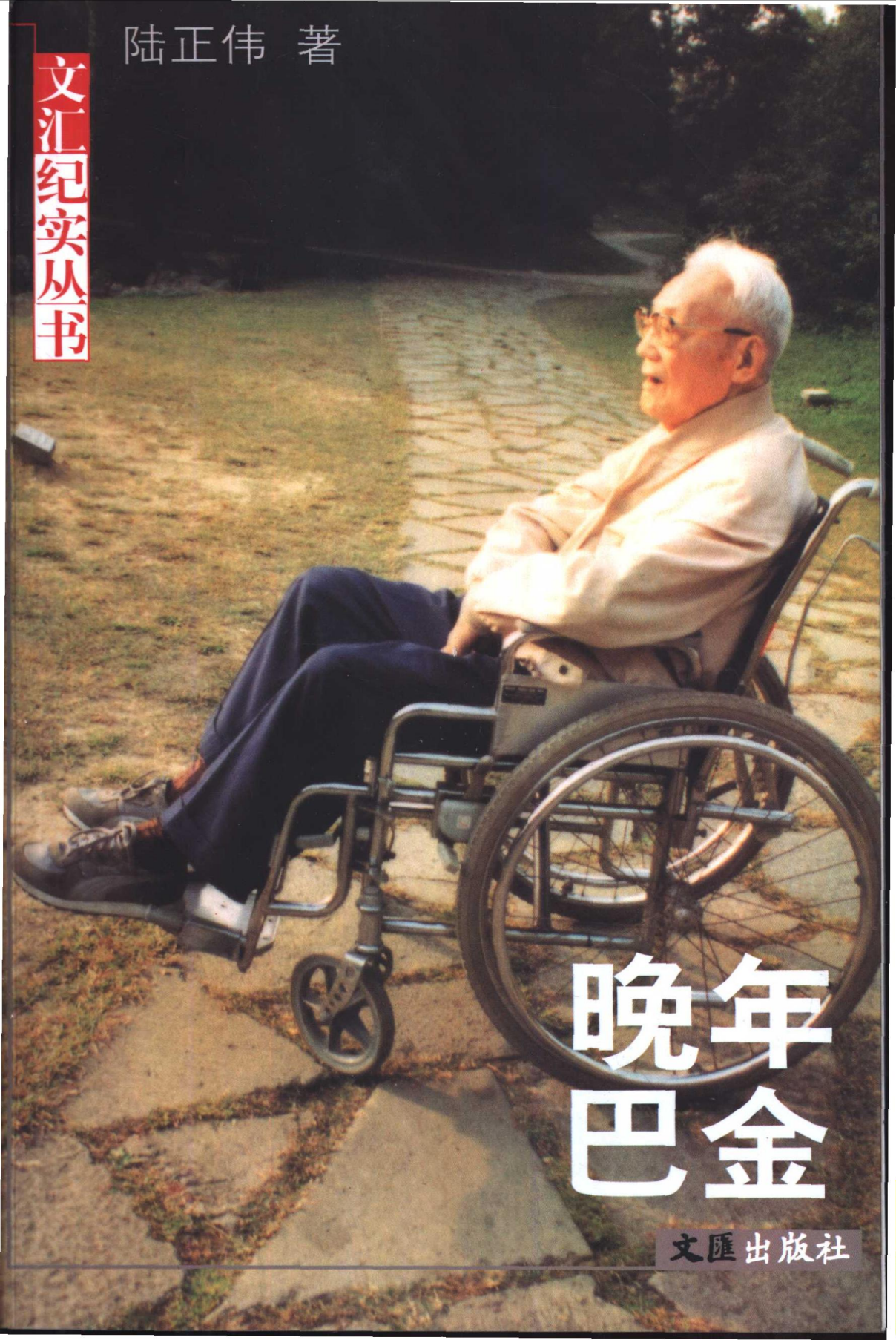


陆正伟 著

文
汇
纪
实
丛
书



晚年 巴金

文匯出版社

晚年巴金

陆正伟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年巴金 / 陆正伟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11
(文汇纪实丛书 / 萧关鸿主编)

ISBN 7-80676-465-8

I. 晚… II. 陆…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134 号

· 文汇纪实丛书 ·

晚年巴金

作 者 陆正伟
丛书主编 萧关鸿
特约编辑 俞 良
责任编辑 何 璟
封面装帧 粟 军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X940 1/16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4.25
印 数 1-6000

ISBN 7-80676-465-8/I · 094

定 价 20.00 元

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

关于文汇报实丛书

纪实文学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状态，是任何文学样式在任何年代的发展无法比拟的。这令人欣喜，也令人忧虑。

欣喜的是纪实文学无论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形式的创新和变化，出版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都已经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一马当先。忧虑的是过快和过度的膨胀容易形成泡沫，而泡沫是不会结出果实，留下种子的。

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因为我们作为媒体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对这种介于新闻、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样式有着“血缘”的关系，特殊的兴趣和资源的优势。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有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更丰富多样的色彩。传奇事变和热点探访，伟大人物和平民生活，历史追问和现实思考，文字特色和图像魅力，厚重份量和轻松感觉，能够熔于一炉，相得益彰。

一套丛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纪实文学这个领域里更其不易。我们的努力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主 编

序言

徐中玉

巴老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界的良心、灵魂，是对过去历史有深刻反思的先锋。尽管他近年因高龄已少写作，但他的心一直在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广大人民也一直在关心他的一言一动，祝愿他健康长寿！

现在，我们中年以上的读者，不同程度都经历过三十年前一大段极其痛苦焦虑的日子，那是连讲些真话都极不容易的时代。满怀恳挚的巴老，唯其爱国心切，心灵与身体所受的损害比许多人更大。但人们的良知，却永远泯灭不掉，压力越大，反弹也越大，深刻的反思精神魅力也越强。坚决不愿再讲假话，一定要讲真话——灵魂深处、生命所在的真话，他的登高一呼，自然必然得到了我们大家最热烈的尊敬。

我很迟才认识巴老。因抗日战争长期在大后方，四十年代仔细读过他的《家》、《春》、《秋》后，早已钦佩他指引许多青年读者向往光明，走上革命道路的巨大功绩。揭露封建专制的任务，至今也还不能说已没有积极作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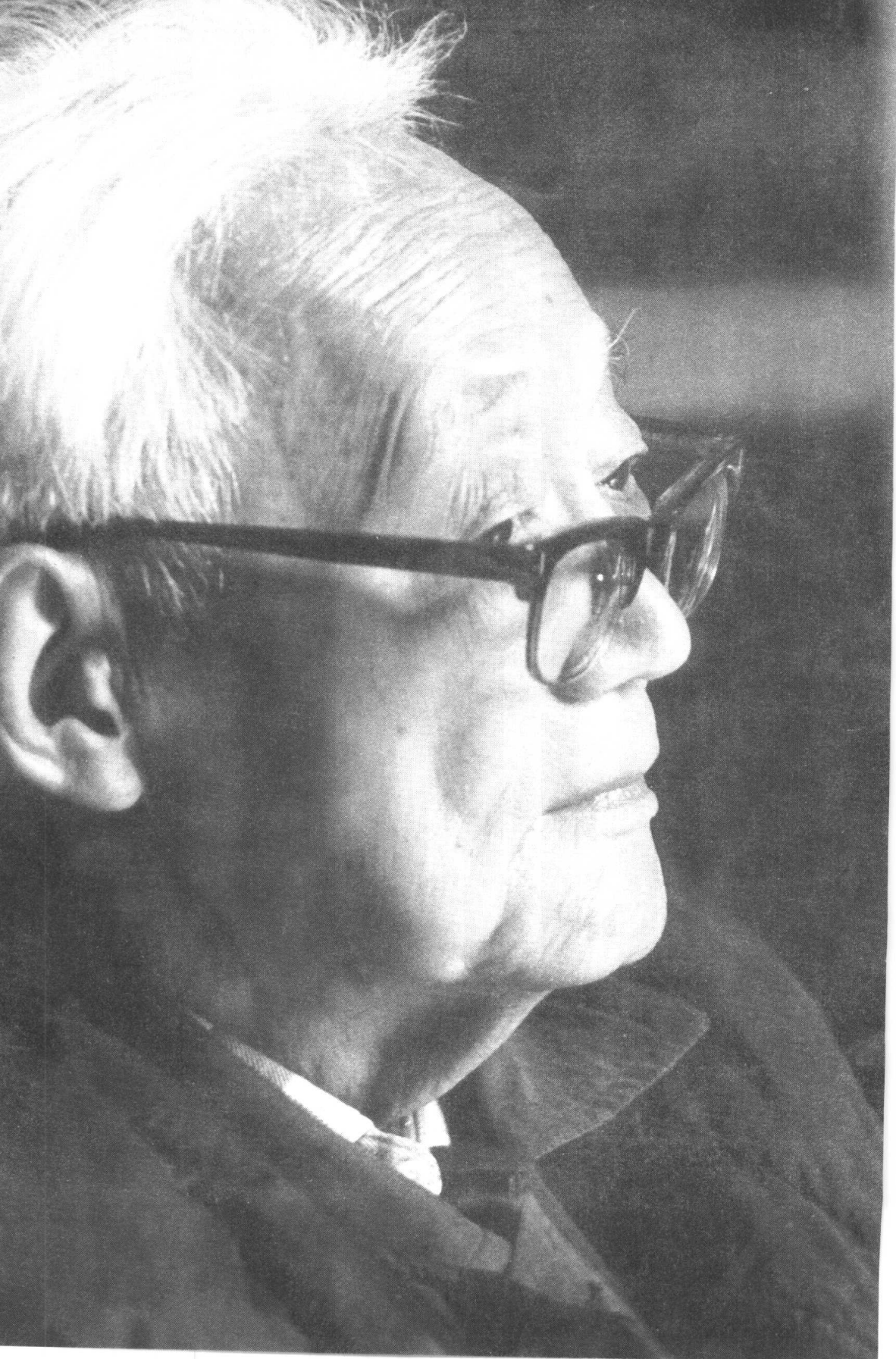
在担任上海作家协会工作的八年内，我们每年总有一两次机会去拜望巴老。每次去时，他总勉力坐在我们旁边，静静地注意听我们讲话，不时亲切交谈，谈他恳切的愿望，建立现代文学馆与文革博物馆事。鼓励我们一定要把“作协”的工作做好，团结大众，多出优秀的作品。向他告别时，他每次总坚持要站起来，送我们到客厅门口。我在所编《大学语文》教材中，选了一篇他译的作品，后因发现译自不同语种的另一译文内容略异，特写信请他核示，他很快就复信帮助我解决了疑问。他

的严谨谦逊，使我们深深感动。1957年“反右”之初，“作协”第一次批判我时，他虽出席主持，却开口就仍称我“教授”，在那从不核实、也不容分说却把人下了“结论”的形势下，他这样称我已足够被攻击斥责为“缺乏敌情观念”了，这种在大学生中，如只凭发言说了句“许杰教授不是右派分子”就也被当成“右派”的事，多得很。不是曾有一句“只能有啥吃啥”也会被指责成反动话吗？

巴老建议成立的现代文学馆已建成，是好事。巴老另一重大建议“文革博物馆”尚未实现。“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乃我国十分可贵的古训，也是为历史发展证实的真理。敬爱巴老，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他这类众望所归的建议。这对我们认真找到先进的道路，会有极大意义。

此书文稿我过去读到一些，深感巴老同他的一些熟人、老友的交往史料，对明白当时社会情况和巴老一生品格，都有深厚意义，是很有价值的书。写此几句，愿向广大读者介绍。

谨祝巴老健康长寿。



目 录

梦之魂 ——巴金与冰心	1
生命之花 ——巴金与罗荪	21
当世纪的钟声响起时…… ——巴金与黄源	27
希望之火 ——巴金与潘梓年	37
世纪巴金与四季《收获》	55
南国的红豆 ——巴金与读者张弘	73
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与公安干警二三事	85
西湖之梦	95
“这真是我的家”	97
最后的相会	107
巴金谈人生	113
英雄墓前的沉思	125
生命有限，精神永存	127
登高望远揽众山	131
“西湖永在我心中”	135
“巴金感谢你们”	141
为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	145
巴金年表	147
后记	212

梦之魂

——巴金与冰心

中国作家协会的殿熙经常往返于京沪两地，不时地向住在医院中的冰心、巴金两位世纪老人传递着彼此间的问候和有关信息。

今年初，他对我说：“冰心老人近来病情不是很稳定，曾几度昏迷不醒。医院已几次向亲属发出了病危通知书！”然后，他又告诉我，每回从上海返回北京，站在冰心的病床旁，转达巴金对她的问候时，昏睡中的冰心只要听见巴金的名字，就会从睡梦中惊醒，嘴里还不停地喊道：“……巴金……巴金……”呼唤声由强而弱，好似飘向远方……

对于这种超出常规的生理现象所产生的原由，我曾不解地问过医生，医生也只能把它归置为是心灵的某种感应：当一个病人处于神志不清，似睡非睡时，只要旁人提及一件使他刻骨铭心的往事或亲人时，他会立即精神亢奋，作出一种本能的反应，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发出强音。这大概就是冰心心中思念巴金所致的缘故吧。

冰心和巴金素来以姐弟相称，他们的子女也就顺理成章地对他们以姑舅称之了。所以，这亲如手足、情同一家亲情怎能轻易地从冰心的记忆里抹去呢？此时，她那遥远的呼唤却没能传入巴金的耳中。因为那几天，巴金正突患肺炎，高烧持续不退，医院只得把他从普通病房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巴金也同冰心一样正处在严密的观察和护理之中。他的亲属小林、小棠、国焯也只能每天在监护室外守候着，院方发出的健康报告一份接一份送到他们的手中，时好时坏的消息令人十分担忧。但他们仍牵挂着危难中的冰心姑姑，始终保持着同北京的联系，无形的电波把两家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互相询问着两位老人彼此的病情。同时，又相互安慰着对方。每当小林手握话筒通话时，我心里总在想：如果巴老此时没在重病之中，他一定会坐在轮椅上，让女儿把话筒贴在自己的耳边，用微弱的话音说上几句问候的话，因为就在几年前，我曾亲历过使我难忘的情景。

1994年10月5日，这天正逢冰心大姐九四华诞的喜庆日子。正在杭州养病的巴老一清早就告诉小林要给大姐通个电话，但又知道大姐上午有睡觉的习惯，他只能耐心地等着。直到中午才叫护理人员把轮椅推到小林房间的小桌旁，他静静地望着女儿拨电话，可是，一次，两次……电话接通了，不知何故就是没人接，巴老的心有些不安了。吃过午饭，我又见巴老坐在电话机旁，但还是没人接，小林只得无奈地对父亲说：“可能冰心姑姑去躲生了。”巴老听了没吱声。事后，才知道冰心大姐因患糖尿病和心脏衰竭在9月25日又被送进了医院。此时此刻，巴老又怎能放得下心呢？他放下手头正在准备出版的《巴金译文全集》（10卷本），提起笔，花了足足两天的时间给大姐写了一封近年来少有的“长信”：

冰心大姐：

来杭以前就准备今年十月四日从西湖给您发个电报，只有几个字：祝您生日快乐，一句极平常的话，说明我真实的感情，这多好！可是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通话，没有想到五日那天您到医院里躲生去了，不能让您听到我的声音，也没有能听到您那风趣的讲话，不用说，有点失望，但也可以抱着更大的希望：明年想个办法给您拜年，给您祝寿吧。

我常说身体一年比一年差，这是真话，不过我看也有反过来的时候，的确最近手又不抖了，自己感觉精神良好，乐观起来常常做同您见面的梦。

祝生日快乐

巴金

九四年十月八日

问候吴青、陈恕和您全家

过后，我才知道两年前冰心曾答应巴金在当年秋天，等到桂子飘香时，她到杭城西湖边同巴金相会，一切都在准备中。可是，临行前，医生根据冰心的病情，坚决不允南下，所以冰心最终没能成行。冰心的病始终牵动着巴老的心，他多么希望大姐身体能一天天地好起来，能欢聚在一起畅述友情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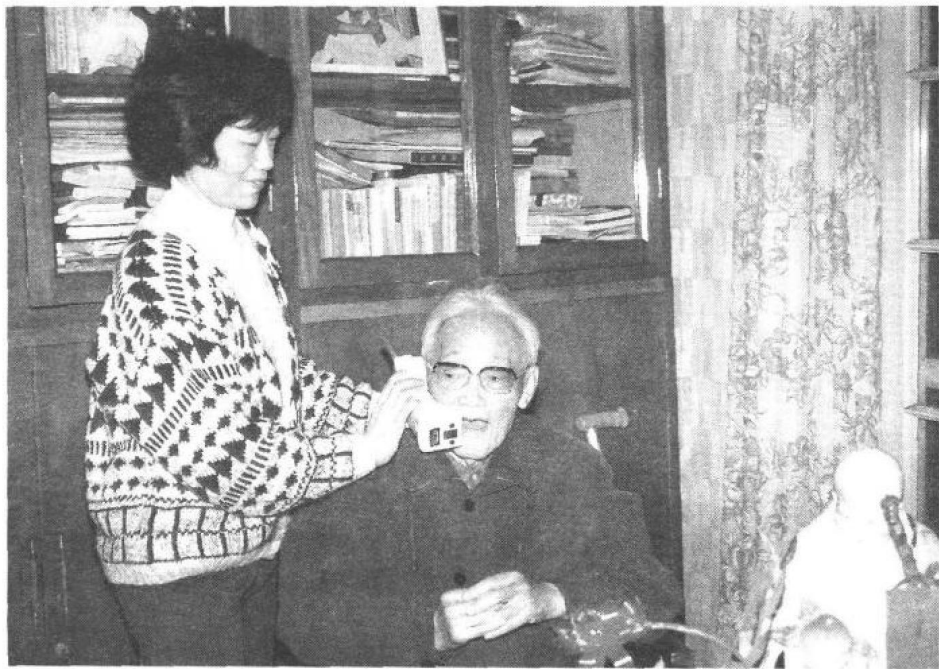
由于冰心在1980年9月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骨，从此要么在医院进行治疗，要么在家闭门养病，健康每况愈下，只能借助于轮椅代步了，但这无法阻隔她对巴金的思念。近年来，她给巴金的信明显多了起来，两位老人在信中如拉家常似

地谈对时事的看法，谈创作，谈子女的情况，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少则每月数封，多则每周几封，寄托着各自的想念之情。

巴老每次只要得知有熟人进京，总会相托代他去探望病中的大姐。1993年4月，我同作协的老徐去北京为“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大型摄影图片展的开幕式协助工作，临行前，我们向正在杭州养病的巴老话别。巴老拄着手杖，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到我们面前说：“到北京后，替我去看望冰心、罗荪和曹禺，向他们问好……”我听后虽然点着头，但心里想：巴老，您自己也病得不轻啊！还这样地在惦记着别人。

到了北京，我们在殿熙的陪伴下来到了冰心寓所。说来也巧，我们到的前一天冰心刚从医院出来。此时，她正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收看“新闻联播”，当得知我们是受巴老之托来看望她时，她那慈祥的脸上立时绽开了笑容说：“告诉巴金，我死不了。”然后又加重语气说：“我死不了！”我知道她也十分惦念巴老，赶紧从包内拿出两张巴老几天前同儿女在西湖边的合影送到她手中，冰心一边反复地看着照片，一边不时地询问着巴老的近况，问得很仔细。突然，她抬起头望着我说：“照片还有吗？就这么两张啊？”那充满童真的话语把我们全逗乐了。我望着眼前这位心仪已久的老人，她的脸要比我想象中的胖一些，说话

■巴老在家中同冰心大姐通话。



声音也响亮，底气很足，但由于患肾疾，身体仍显虚弱，临近初夏身上仍盖着毛毯，在膝盖上还放着热水袋，那只淘气的猫咪始终依偎在她的身旁。当冰心得知巴老托我们带来了她喜爱吃的杭州竹笋时，马上说：“北京市场上没有，我已多年没吃到笋了，巴金送的笋明天就吃！”

临别时，我斗胆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枚纪念封请冰心老人题词，已多时没动笔的冰心见是“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的纪念封，欣然答应了，她向坐在身旁的陈喜儒要过笔，十分吃力地在纪念封上缓缓地写着。写完时，只见她气也有些急了。我看着巴老早先在纪念封上题的“人活着不单是为了自己，我们写作也不单是为了自己”，和刚才冰心题上的“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心中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肺腑之言，不正是两位老人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人生轨迹的写照吗？他们把“真”和“爱”化为了激情，为读者捧出了自己的心，才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尊敬和爱戴。

巴老一直把冰心这位“五四”时期就立足于文坛的作家视作前辈，二十年代初，巴金就成了冰心作品的追随者，读冰心的散文，吟冰心的诗，使步入青年的巴金心灵中编织着幻梦。巴金初次离家搭船去重庆，途经泸县时，还上岸买回了冰心的《繁星》，从她的作品里年轻的巴金得到了不少温暖和安慰，那亲切而美丽的语句使他重温到母爱，使他知道了爱星、爱海、爱祖国的山山水水。这爱，使他在精神上不再感到孤独，伴随着他度过了倍受煎熬的漫漫长夜，走过了炮火连天的战乱年代；这爱，使这建立在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诚挚友情更加珍贵。冰心和巴金都十分珍视这份友情，都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鸿雁传书视作生命的一部分珍藏着。

1933年9月，巴金应郑振铎、靳以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平筹办大型刊物《文学季刊》，他们广泛结交作家朋友和文学青年，宣扬抗日进步思想，使坐落在北海三座门大街14号的编辑部成了文学爱好者向往的地方。

靳以、巴金常走出编辑部，向在京的作家征集热情向上有进步意义的稿子。一个夏日的早晨，他们来到冰心在燕京大学的家，围坐在一起论时局、谈文学。当时，冰心早已蜚声文坛，出版了分为《冰心小说集》、《冰心诗集》、《冰心散文集》的全集。她被眼前两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而对文学事业充满热情的青年人的谈话所吸引，把他们看作了自己的小弟弟，开朗而活泼的靳以和沉默腼腆稍带忧郁的巴金，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



■冰心老人在巴金
纪念封上题词。

象。此前，冰心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早期作品，因而她还清晰地记得巴金曾说过的“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事后，她不仅欣然应允了郑振铎之聘担任了《文学季刊》的编委，后来还为这本新生的刊物写了《冬儿姑娘》和《相片》两部小说。没过多久，这本荟萃南北作家精品的刊物，以宏大的气魄、厚重的内容和多姿的篇目问世了，它的诞生凝聚着靳以、巴金的心血，同时也翻开了冰心同巴金友谊长卷中的首页。

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冰心和巴金目睹了日寇的法西斯暴行，积极投身到抗日的烽火之中。在燕京园中的冰心冒着危险把自己的住所作为平西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把燕京大学师生捐献的抗日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到游击队手中。第二年，她随丈夫吴文藻辗转香港、海防、昆明，来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

此时，巴金正着手写一部直接反映这场战争的长篇小说

《火》，他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为《烽火》杂志的复刊，为在广州设立文化生活出版社，不辞劳苦地奔波。在警报声中，经他精心编排的一本本鼓舞民族斗志的书刊、杂志传递到读者手中，他在给与冰心共同的朋友沈从文的信中吐露了此时的心情：“……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和少取巧，多吃苦……”正是这种对我们民族潜在力量的信心，正是对正义必胜的信心，给了巴金在艰难环境中工作的力量。就在冰心到达重庆的那个冬天，巴金也从广州经桂林、昆明到达了重庆。

12月1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了欢迎外地来重庆的冰心、茅盾、巴金等理事举行了茶话会，在茶话会上冰心和巴金为了共同的目标又走到了一起。他们对已久违了的济济一堂、春意融融的场景倍感亲切。那天，担任“文协”名誉理事的周恩来也匆匆从郊外赶来出席茶话会。他们对时任中共政治部部长的周恩来的卓越才能和平易近人的风范早有所闻，但无缘相识，这次难忘的相见，周恩来谈笑风生的气度和精辟入理的论说使冰心和巴金心中感到温暖，仿佛一下扫清了笼罩在四周的那片悲观、颓废、令人窒息的阴云。冰心由衷地发出赞叹：“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在重庆，冰心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和统治当局的纠缠，谢绝了宋美龄、陈布雷的挽留，毅然辞去了由他们控制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职务，退回了委员会发给她的工资，在友人的帮助下，脱离了复杂的政治环境，把住处从喧闹的市区搬到了歌乐山腰的土房子里。虽然生活清贫寂寞，但冰心喜爱这样的环境。她把住处起名为“潜庐”，在那里潜心写文章和写信，专心地看书，也经常会见志同道合的朋友。巴金常常登山看望冰心，他赞叹冰心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但同时，冰心贫困交加的情景使他感到忧虑，他决心伸出援助之手。在一次同冰心交谈中，巴金说：“你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冰心同意了，并信任地说：“这事就托你办吧。”不久，巴金把那套冰心著作集逐一整理编排，还特意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后记》，他写道：“……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慰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

里送些温暖吧。”

而后，巴金将编好的著作交给了由夏尊、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被巴金称为“老师”的叶圣陶先生在书店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他很快将冰心的书出版发行了。从此，冰心不时地收到开明汇来的稿酬，即使她后来东渡扶桑，稿酬也从没中断过。她又把在歌乐山用笔名“男士”创作的《关于女人》一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要了回来，交给了守信的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汇来的稿费解决了冰心生活上的困难，当拿到《关于女人》的第一笔稿酬时，冰心同家人在重庆的“三六九”点心店吃了年夜饭，度过了1940年的年关。她还托巴金从稿酬中扣除一部分钱款替她还清了在上海的一笔债务。在当时，冰心家中确实急需钱用，战乱中，她由于劳累过度，经常患病吐血，繁重的工作负担又使丈夫吴文藻得了严重肺炎，被送进了医院，为了节省开支他只得提前出院在家养病。抚养子女、照顾丈夫的重担都

已全。上說將此全集之其他作品及刊印中者，請中校
進行。如有疑指余言及係荒謬情實者，期不逾三月為
期。期至一月，版稅收入可仗之優，厚奉金，身，早為
北新出版。如有必要，至市分，古然，不，移，同，必，一，
請，在，厚，身，外，再，中，一，序，二，周，才，能，得，亦，請，之，以
序，不，中，第，次，請，中，同，意，也。連，日，夜，熱，設，病，至，今，未
念，真，想，品，既，餘，不，表，記，若，少
佳，情，年，表，一，聯，
也，林
十，月，二，日

念其想品作不表記
信評平出戶聯

生林
十二月二十日

落在了已心力交瘁的冰心身上。巴金雪中送炭般的帮助，多少给了困境中的冰心心中注入了友情的暖意。所以，吴文藻曾对冰心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抗战胜利后由中、英、美、苏各派一个军事代表团驻日本。担任代表团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的吴文藻携冰心及子女一同到了日本。在此时，巴金同妻子萧珊及不满周岁的孩子小林回到久别的上海。

可是，统治当局并没有由于抗战胜利而让人民为之高兴。冰心和巴金曾有过的希望像烟尘似地散去了，冰心虽然身在日本，仍关心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她对当局所推行的全面内战、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恐怖政策表示了强烈的憎恨和忧虑。1948年4月她给巴金的信中吐露出此时的心迹：“……生活又忙又乱，

同时心情也不太好，觉得写信也没有话说，我想这心情是普遍的，国内外朋友的往来信件也没有一个兴高采烈的，如何是好？您计划中的长篇开始了没有？……这里正在开樱花，我始终不爱它，觉得它给我的印象是单薄、黯淡……”冰心信中所提到的长篇就是巴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其实，它已在一年前出版了。在作品中巴金用敏锐的目光和如戟的笔锋把抗战后都市中平民的痛苦、悲愤、挣扎和死亡表现得淋漓尽致，揭示了那个寒夜一般的年代里人们普遍经受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就是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它是“摧毁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制造悲剧的根源。他在文章的最后喊出了“夜的确太冷了”。他预示这个时代行将结束，并为其敲响了丧钟。果不出所料，一年后，在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的清晨，巴金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几个月后，在日本的冰心全家聚集在收音机旁听到祖国解放的喜讯时，再也坐不住了，决心尽快地返回祖国。1951年秋，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冰心夫妇赴美担任教授职务，他们感到机会来了，于是，立即表示应聘，然后全家从东京经横滨、香港，避过了特务的跟踪监视一路辗转曲折，在驻香港工作人员帮助下秘密乘船到达广州，最后回到了北京。

回国不久，周总理用专车把他们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仅同他们促膝长谈，还同他们共进晚餐。席间，总理肯定了冰心、吴文藻在日本为祖国做的工作和对革命所作的贡献，还热忱地希望：“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你们看到什么就提出来，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也随时告诉我们。”这关怀备至、寄予殷切期望的话语，如春风吹拂着冰心夫妇的心，也吹拂着中国知识分子拳拳赤子之心。大家都积极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

就在冰心回国的这一年，已年近五旬的巴金参加了由艺术家组成的赴朝战地创作组。他两度入朝，深入硝烟滚滚的前沿阵地，从普通一兵到兵团首长都成了他的采访对象，记下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他积累的满满的十多本低级为日后创作《团圆》、《英雄的故事》等作品准备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953年9月，完成任务后的巴金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见到了久别了的冰心。从此，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巴金只要进京参加会议或出访途经北京时，总忘不了到冰心住处看望，在一起畅谈。冰心